



河南大学出版社

⑥

ZhongguoXindai
WenxueMingjiaZuopinji

大师级品质 聆听智者声音

戴望舒

经典作品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以及：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可以对我们说吗，
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

萧枫 编

戴望舒作品集

戴望舒 原著

(六)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萧枫编. -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12

ISBN 7-81041-359-7

I. 中… II. 萧… III.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31038 号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责任编辑:杨 钧

邮 编:475001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78 字数:120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2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41-359-7/I·105
定价:1932.00 元 (全 69 册)

目 录

关于雷蒙·拉第该	1
邂 逅	5
人肉嗜食	10
高龙芭	19
阿达拉	168
下宿处	234
诗人的食巾	261
旧 事	265
柏林之围	274
卖国童子	282
绿 洲	290
老妇人	297

关于雷蒙·拉第该

法国 若望·高克多

雷蒙·拉第该 (Raymond Radiguet) 生于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八日，在经过了一番奇迹的生涯之后，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自知地去世。

文坛上认为他有一颗木石的心。雷蒙·拉第该却有一颗坚硬的心。他的金刚石的心是不为轻微的接触所动的。他需要火和别的金刚石。其余的东西他都不在意。

不要诽谤定命。不要说天道不公。他是属于那年龄太快地一直奔放到底的严肃的种族的。

“真正的预感，”他的《肉体之魔》(Le Diable au Corps) 的结束说，“是在我们的精神所达不到的渊深之处滋生出来的。因之，有时那些预感使我们做了些我们完全解释错的行为……一个自己想不到快要死的无秩序的人，突然整顿起他身边的事物来。他的生活改变了。他整理他的纸片。他早起早眠。他舍弃了他的恶习。他周遭的人们额手称庆。因而他的突兀的去世使人更觉得是不公平的。他正要过幸福的生涯了。”

四个月以来，雷蒙·拉第该变成有规律的了；他睡眠，他整理，他誊写。

我真傻，我额手称庆着；我把一架雕琢水晶的机器的复杂，当作了一种病态的杂乱。

这就是他最后的话：

“听着，”在十二月九日他对我说，“听着一件可怕的事

吧。在三天之后，我要被神兵枪毙了。”看见我流泪得呼吸也窒住了，听见我杜撰着矛盾的说教，他便继续说 “你的说教没有我的说教正确。命令已经发下了。我已听到了那个命令。”

后来，他还说 “有一个飘动着的颜色，这颜色里隐藏着许多人。”

我问他要不要赶走他们。他回答说 “你不能赶走他们。因为你看不见这个颜色。”

接着，他昏迷了。

他动着嘴，他唤着我们的名字，他惊讶地凝视着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他自己的手。

雷蒙·拉第该开始了。

因为他遗下了三部书：一卷未刊的诗集，前途不可限量的杰作《肉体之魔》和实践了的这个不可量限的前途的《陶尔逸伯爵的舞会》(Le Ba du Comte d'Orgel)。

人们恐怕着一个会发表一部别人在这个年龄写不出的书的二十岁的孩子。昨日的死者们都已归于永恒了。一部没有记日期的书的没有年龄的作者，《舞会》的作者就是如此。

在旅舍的一室中发着狂热的时候，他收到这部《舞会》的校样。他不打算在校样上加什么修改。

死亡湮灭了他的成长的回忆；三篇短篇小说；一篇题名为《法兰西岛，爱之岛》(Ile de France, Ile d'Amour) 的《肉体之魔》的长附录；和历史描写《查理·道莱昂》(Charles d'Orleans)，这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假自传一般，同样是空想的作品。(附录一)

我所应得的惟一的荣幸，便是当雷蒙·拉第该在世之

日，给予了他别人在他死后才给他的光荣地位。

若望·高克多

追记——虽则雷蒙·拉第该十分讨厌一切怪诞的事和神童——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已自称十九岁了——然而我们却总不能不提起来说：他的诗是在十四岁至十七岁之间写的，《肉体之魔》是在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间，《陶尔逸伯爵的舞会》是在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写的。（附录二）

自从一九二一年起，他就搜集写舞会的材料了。当他在 一九二三年九月之末在乡间写成这部小说的时候，他把他的札记的零简断片撕碎了。在那藏着《查理·道莱昂》的材料的匣中，我找到了一张藏在一个信封中的札记。我觉得它很宝贵。我把它抄下来：

《陶尔逸伯爵的舞会》

在这部小说中，奇诞的是心理。

想象的努力是专注在这一点；不着眼于外表的事件，却着眼于感情的分析。

像秽褻小说一样露骨的纯洁恋爱小说。文体：用写得并不很好的文章，正如真正漂亮的人应该有不修边幅的神气一样。

“社交的”方面：

对于某一些感情的展开有用的氛围气，却不是一种社交界的描摹；这是和泊鲁斯特（Marcel Proust）相异之。背景是不重要的。

证实我的序文中的两节的下列的札记，是在雷蒙·拉第该的零简断片中找出来的。

若·高

附录一：

关于《肉体之魔》

人们想在我的小说中看出自白来。多么大的错误！在青年人和妇女们那里观察出假忏悔——那些他们在那儿出于矜夸而杜撰着他们所没有犯的罪孽假忏悔——的那些教士们，是很知道灵魂病这种机构的。我要把一切都是假的这个小说的轮廓给与《肉体之魔》，同时要在那里描摹书中主角的青年的心理。那种虚张声势是他的性格的一部分。

（未记年月）

附录二：

“神童才子莫须夸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哪一个家庭没有他们的神童呢？他们发明了这个名称。像世上有伟人一样，世上当然有神童。然而神童长大起来未必就是伟人。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兰波（Rimbaud）之使我拍案叫绝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写那些作品时的年龄。一切的大诗人都在十七岁的时候写过诗。最伟大的是那些使人忘了他们在十七岁时所写的东西的人。

保尔·华莱里（Paul Valéry）先生对于一个新近提出征答的“你为什么要写东西？”这个问题，回答说“为了意志薄弱。”

我以为恰相反，意志薄弱就不写了。兰波是因为怀疑他自己并为了顾惜自己将来的名誉而停止著作的吗？我不这么想。一个人总是越做越好的。可是愿那些等着写得更好一点而不敢拿出自己的作品来的懦怯者，不要在这里找一个对于他们的意志薄弱的借口。因为在一种更微妙的意味上，人们永远不越做越好，人们也永远不越做越坏。

一九二〇年九月

邂 逅

斐里泊

他追上了她，接着他痴心地想：他只要在一家店面的陈列窗前站下来就是了；她会捱到他身旁来的。她毫没有举动，却继续走她的路。

于是他便决意去和她招呼了。她像分手的最后一段时期一样地刁恶。她假装吃了一惊，说道“嘿，他们说你已经死了！”

这一下，他可难堪极了。如果他是已经死了的话，她也会继续生活着，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她打扮得很漂亮。他说不明白她所穿着的那件大氅是一件獭皮大氅呢，还是兔子皮的或青羊皮的。他连她披在背上的是哪一种衣服也不知道。他差不多有点懊悔去和她招呼，并且立刻觉得自己在她身边是无足轻重的。他试着和她开玩笑“呃，呃，看你的神气好像在做什么大事业！”

“真的，你要求离婚这件事真做得好。这样一来我倒一帆风顺了。”

一时之间，他像一个傻子似的在她身旁走着。他好像在跟着她，她却并不怂恿他这样做；他好像是一个刚才在路上碰到一个女人而盯住她找麻烦的男子。而当他问她“你近来怎样”的时候，她一边走路一边说“你是看见的，我在这里走路。”

他们便这样地走到了巴斯谛广场。在人行道中，他应该靠左面穿过去到车站上去乘他的火车。她向他指了一指

左面，说道 “我呢，我向那边走。”

在和他分手的时候，她出于礼貌地站住了。她有点矜夸地向他表示她是很有教养的。他不知道如何向她道别。她可能会去讲给别人听，说他曾经盯在她后面，说她叱退了他。一个咖啡店是在他们前面，为了要使她不能这样地去夸口，他才提议道 “如果你不太忙的话，我们倒可以进去坐一会儿。”

她笑了起来，想了一想，终于高声说道 “我很愿意，因为这倒也很有趣。”

他们走了进去。他们面对面坐了下来。他们等待者送上金鸡纳酒来。酒送上来了。

这时，一个奇特的事情出来了。特别是那女人，她是料想不到的。那男子立刻在他的舌头下面找到了他从前对她所用的那些字眼。当他在他的办公室中度过了下午之后，每天晚上六点钟回家去的时候，他习惯总是这样问着她和她招呼的 “那么？”这意思是说：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吗？他们有八年没有见面了。当他张开嘴来的时候，这两个字便脱口而出了： “那么？”

平常，他是从来也不对另一个女人用这两个字眼的。

在听出了这两个熟稔的字眼的时候，她不禁微笑起来，微微点了点头。

在她呢，她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奇事。从前当他出门去的时候，她惯常总把他从头到脚地看一遍，接着便去改正他的衣饰上的毛病。如果她不去留意，他便老是马马虎虎的了。不由自主地，她的目光把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接着她说道：

“我看出你还没有能够学会打你的领结。呃，你向桌子弯倒一点。我来替你打领结。”

他笑了。这倒是真的。他随随便便地戴着领结。他弯身下去，她很细心地替他打好了领结。接着他便在咖啡店中的镜子里一照，于是她便又笑着说：“是啊，这真是很奇怪。看见你衣服穿得这样马虎，就是现在也还使我不舒服。”

他们已不复感到任何窘迫的感觉了。

他把自己在这八年中的遭遇都讲给了她听，好像他从前把他在下午中所遇到的事讲给她听一样。

他在离婚之后一年又结了婚。他有两个男孩子，两个女孩子。大女孩子是六岁，第二个女孩子是五岁。他一直有着他的职业。他住在圣芒德。当他碰到她的时候，他正要到达珊的火车站中去乘火车。当他讲完了这些的时候，他便是把他的全部生涯讲出来了。他缄默了。

这总之还是奇怪的。他愈望着她，他便愈看出他是从来也没有好好地看过她。从他们结婚的时候起，他一径以为她的眼睛是青色的。自从离婚以来，当他想到她的时候，他不懂为什么他想象她是生着一双灰色的，鲜灰色的眼睛，一双美丽的眼睛。的确，人们觉得她并不愚蠢。他把他的意见告诉了她。她笑着说：

“你瞧你从来就没有了解我过。”

她对于他的一切遭遇都发生兴趣。为要得到一个更正确一点的观念起见，她问：“那么你的太太呢，她是怎样一个人？”

他终于这样回答她了：“你要我对你说吗，阿丽思？一个人是只有一个太太的：那就是第一个太太。后来他又另

娶了一个，无非是为了烧菜和养孩子罢了。”

在说了这几句话之后，他是多么地悲哀啊！如果她以前肯的话，他们会多么幸福啊！他提起了这番话。他说：“啊！你从前为什么那么地欺骗我？”

在这清楚地认识她，并在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后一段时期注意到她是执迷不悟，注意到她老是硬说自己有理的他看来，这真是怪事。她柔和而爽直地回答他：“你要怎样呢？那时候我要比现在小八岁。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有一股傻劲儿的。”

她很和蔼，正像他们初结婚的那一段时期一样。那时她的心很好，人们老可以利用她的柔软心肠控制她。他问她道：“你没有对我说过你在这八年之中做些什么啊？”

她回答说：“我可怜的朋友，你会不愿意我对你讲的。一个离了婚的女子能做些什么，你总很知道吧。”

于是他对你说：“阿丽思，那使我还不难堪的，就是你并不陷于贫困之境中。”

在咖啡店的桌子的两端，他们是两个很悲哀的好朋友。她向他道歉：“你走上前来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得罪了你，这件事请你不要怀恨于我。我摆了摆架子。的确，我还是不回答你好得多。你瞧，我们都错了。现在，在互相想念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不幸了。”

他们没有时间再多谈下去。咖啡店里的钟终于标记着七点半了。她不愿意给他做一个纠葛的主因。她说：“我不留你了，保罗，你太太会着急了。”

他回答：“啊！是的，那可怜的女人，如果她知道我今晚上所想的是什么，那么她真要更着急了。”

他们握着手，好像是两个在生活之中没有机会的可怜

的同伴。

(载《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十七期，一九三六年五月)

人肉嗜食

沙尔蒙

一九××年六月××日——我的生活的记录！美丽的章回，出色的驿站：圣路易，达喀尔，开尔，柯纳克里，吉尔格莱，摩萨法，哈尔斯阿拉！……我应该继续下去吗？记出高龙伯林这一章来吗？那一定会太平淡的；经过了三年的非洲中部，高龙伯的平原真是太平淡了！

今天早晨我热度不高。我的旧伤使我走起路来一蹶一拐，不幸中一枝标枪。终于收到了提提，装饰得很华丽；它，我，和一个愁眉不展的老军曹，便是远征所残余的一切。人们给了我大绶，但是人们什么也没有给我的猴子，这是不公平的。

一九××年六月××日——我以为自己裹着船上穿的大氅躺在沙上，可是实际上我是在我的少年人的床上。在送第一班信的时候，妈妈来唤醒我，正如我还是一个玩童的时代一样。我没有弄清楚，我还在做梦。“警备！警备！……武装起来！……保尔！起来！……是进学校的时候了……陆地！陆地！……德里赛尔中尉，我把大绶的勋位授予你！”不是，妈妈在对我说话。

“保尔！一个好消息，亚力山德琳姨母写信来了。”

“亚力山德琳姨母吗！”

“她要你去，我的小保尔，你相信吗？真是想不到的事！保尔，你要去，可不是吗？你要穿着你的军服去……而且还佩着你的十字勋章！真是想不到的事！”

不敢说“真是一个好机会！我的好妈妈”！

亚力山德琳姨母是我母亲的姊姊，是一个很老的妇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六百万家财的厂主，现在已经去世了。她没有儿女，住得远远的，不与别人来往，一直到现在我已经二十七岁了，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常常在我童年的噩梦中出现的可怕的姨母。她实在是一个在我吵闹时别人用来吓我的东西。“如果你不乖，我要去叫亚力山德琳姨母来了。”人们很可以去叫她，但她是不会来的。

这鬼怪的亚力山德琳姨母，这样地又点起了一切希望的灯。我们是那么地穷！我有我的饷金，不错，而我的母亲又有她的军医的寡妇的有限的恩俸。我是那么地懂得母亲的直率的贪财的恳求。

“保尔，答应我写回信给你的姨母吧。”

亚力山德琳姨母会怎样说呢？说我是一个英雄，一个国家的光荣；说在家族之中这是难得的，说她很想见见一个这样的德里赛尔家的人。

“她一向是目中无人的，我的小保尔，然而这一封信却表示她看得起你。”

我答应去，这是不用说了，妈妈心里会高兴的，再则我也很想见见这个怪物。

“她有多少财产？”

“六百万光景。”

嘿！

一九××年七月××日——我见过福当该的妇人们，那些用一个涂油的头发的长角装饰着她们的前额和鼻子的二十岁的老妇人；我看见过那脸儿用刀划过，戴着羽毛冠，腿跷得高高的，大肚子紧裹在一种类似军需副官的制服中

的倍尼国王；我看见过那些头发像麻绳一样，把人造的痘斑刻在自己的皮肤上的赛莱尔斯的妇人；我看见过比自己的神圣的猴子更丑恶的旁巴斯人，但是我却没有看见过亚力山德琳姨母。

她是没有年龄的。在走进客厅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由旧锦缎，稀少而破碎的花边，和在软肉上飘着的丧纱等所包成的圆柱形的大包裹。在腰带上，挂着一把散脱的扇子，一些钥匙，一把剪刀，一根打狗鞭子，一个镂金的手眼镜，一个袋子，甚至还挂着一本满是数字的厚厚的杂记簿。从这高高低低的一大堆东西之间，升起了一片灰和醋的难堪的香味来。特别的标记：这个黑衣的妇人穿着一双红色的拖鞋。

从一张小小的脸上，人们只能辨认出两只又圆又凝滞的眼睛，一个算是鼻子的桃色的肉球，和在下面的两撇漂亮的黑髭须。

亚力山德琳姨母殷勤地款待我。把手眼镜搁在眼睛上，这个可怕的人检阅起来了。

“走近来一点。”她发着命令。

她把我的十字勋章握在她的又肥又红的手里，起了一种孩子气的快乐。

“勇敢的人们的宝星！”我的姨母对我说，“这很好，保尔，坐吧。”

“我母亲……”我说。

“我们来谈谈你。谈谈你的旅行吧。我很喜欢海军军人的。我想起来了……”

亚力山德琳姨母按了一下铃。一个女仆应了她的使唤端着一个大盘子进来了。大盘子上是一个威尼市的酒杯和

一瓶糖酒。

“这是道地的圣彼尔的糖酒，是给你喝的。喝吧，所有海军里的人都喝这种酒。喝呀，保尔。”

下了一个要出力骗我的姨母的决心，我便满满地斟了一杯糖酒，一口气喝了下去，脸上一点也不露出难喝的样子。

这种无意义的豪饮使那老疯子高兴异常。

她一边拍手一边喊：

“好！好！我的小保尔，你是一个真正的海军军人。那么你打过仗吗？你周游世界还不够吗？我在报上看过你的经历。非洲中部，那一定是一个火坑了！对我说说那些野蛮人吧。是一些可怕的人吗？”

“天呀，我的姨母，别人吹得太大了；至多不过是一些大孩子罢了。”

“嘿！嘿！为了一个‘是’一个‘否’就会砍了你们头的大孩子。如果把我们的这些肮脏的百姓也用这种办法来处置，坏蛋便会少下去了。我想你是不以政府为然的，是吗？真的，一个兵士是什么话也不应该说的。在那边，你有许多妻妾，你过着总督的生活，是吗？啊！这小保尔！在你出世的时候，你的体重是很轻很轻的，别人们还以为你活不到三天。但你现在已是赶上了。你杀了多少野蛮人呢？”

“可是，我的姨母，很少……越少越好。我的任务显然是和亚铁拉的任务不同的。拓殖……”

“是的，是的，你们大家都是这样地说。可是人们总讲着在黑人间的白种人的故事。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可曾做过大酋长的宾客？”